

在紫薇花里奔驰(外一首)

贺予飞

街上来来往往的人，与沿河的紫薇构成两条平行线。但这并不妨碍你进入对岸的世界。所有的事物都暗下来，天青色稿纸上出现一行粉紫的字符。它是你这个夏天，未曾说出口的话那些随风晃动的花枝是招摇的梦，是迟疑的选择。是怀念一个人时，心微微颤动的感觉。紫薇花在你的体内伸展、盛放。而后如雨点，零星落下。生命中的未完成。是一场恒久的等待，直到你发现镜子里第一根白发。

那些奔驰的人，怀有驯虎之心。当皮肤染上岁月的划痕，你开始频频回首，甚至期待与迎面来的人撞个满怀。去发现帽子和墨镜下一张腼腆而发红的脸。也开始和多年不见的老友打长途电话，同陌生人培养出健谈的本领。

你还想把那些不合时宜的愿望一朵一朵地，重新装回身体。

人间礼物

你也会想到自己放学归来的孩子想要像母亲一样，伸手去抚摸他们的头顶。

也许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，当一棵树在对面说了声“生日快乐”。你也会飞奔过去，像老朋友一样给她大大的拥抱。问一声，“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”

仰望过正午的月亮也捡到过地上的彩虹。这并非时空错位而是冥冥之中的安排。旅途奔波的人，被赋予雕刻时光的命运。

如果有一天，一群乌鸦告诉你他们的老家，日落时向你诉说五彩的心事。



贺予飞，1989年生，湖南宁乡人，中南大学教师。出版有诗集《星星的母亲》。入选诗刊社第37届青春诗会。



地震后的一晚

许晓敏

“你看看，路已经走一半了，我不能走太快了，我怕你跟不上，他们都说找辆车来接你，愿意来接你的人可多了，但车跑得太快了，我怕你跟丢了。”他可能是累了，声音低得像影子划过路面。

“你的手越来越冷了，你是在怕冷吗？吾雷瓦萨，我给你带了查尔瓦，你阿姆新给你做的，有两层，还说过年时给你，披上吧，披上就不冷了。”他给儿子系上了查尔瓦。

“我来找你，你阿姆也担心呢，叫我牵着黑马来，她还想跟着一块儿来，我不敢让她来啊，她要是来了肯定就走不回去了。”

他只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，连心脏跳动的声音都听不到了。

他有些害怕，想起儿子送他的手表，抬起手腕，贴近耳朵听那嘀嗒嗒的声响，好歹镇定下来了。

“时间还在走呢。我不该跟你讲，打冤家那时候彝人活到三十岁是可耻的，说明他不够勇敢，你全都听进去了吧，毕了业才会去当消防员。我和你阿姆经常在手机上看到你的消息，你在哪里扑火，哪里抗洪，哪里救人，我们都知道。你阿姆总说你这个儿子不是给我生的，是给国家生的。我骂了她，只要有儿子，等给我做尼木措毕的时候，都会把我抬得高高的。要不是国家，我们现在都还住在山上的土房子里，种那片满是石子儿的土地，哪里有这么宽敞牢固的砖房住，还能在城里找个活儿干，你也能一直读书。”

他开始大口地喘气，好像随时要倒下了。月光滴得更密了，石头和草叶上流溢着近乎神性的微光。

“你还记得吗？第一次参加丧礼，你跟着你阿普唱《阿古合》，兽类大象大，大象照样死，鸟类鹏鸟大，鹏鸟照样死，可有不死物，没有不死物。你问你阿普是不是人都会死。你阿普说，人都会死，但灵魂不死，会回到兹兹普鸟，和祖先的灵魂生活在一起。你不会孤单，等去兹兹普鸟的路上，你会和你阿普一起。我不悲伤，吾雷瓦萨，对彝人来说，死和生一样值得庆贺。”

这段路下过一场雨，是湿的。他裤腿上的泥巴越来越厚，人也快走不动了，远远看去，像只腿陷在蜂糖里挣扎的蜜蜂。

“吾雷家的火葬地在山上，这时候草木都茂盛了，绿绿的一片，还有人在上面牧羊。”

“在山间上还有一条溪流，水是甜的，你还要煮熟的羊腿泡在里面降温。”

“你阿姆肯定还没睡吧。”

他的话越来越短，眼泪开始一滴一滴泄落。夜更深了，星星和月亮都躲在了一起。他不知道又走了多远，也许也没有多远。他听到一颗小石子从高处颤颤巍巍地滚落而下，哒哒哒，清脆地击碎着这片寂静，跟在它后面的，是短暂的虚空，最后一声“哒”卡进了缝隙里，一切声响都哑了。

此时的月光亮得惊人，仿佛能照透最深的阴影。路边几间房屋朝一侧坍塌，形成了一道幽邃的裂口，窗户的残框卡在混凝土碎块里，钢筋如同从伤口中翻出的筋络，泛着铁锈色的冷光。沙发、衣柜、冰箱、床、衣服和一些生活用品，在水泥渣滓中露出奇形怪状的边角。时间在震后如同冰裂，将这片废墟钉死在最痛苦的弧度，里面是一片死寂。

他恍恍惚惚站着，仿佛跟那颗石子一样，刚从高处落下来。

“吾雷瓦萨，你阿普说黄路是病魔之路，白路是返祖之路，黑路是死者之路，你现在不是独自一个人走在黑路上吧。”

他用手背蹭了一下眼角。前面好像有几个身影在晃动，停在那里，看了好半天，除了黑暗朝他一点一点移动过来，什么也没有。

月光把人和马在地上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主题词写作——



鲨鱼一脚踢飞夏天

焦雨溪

焦雨溪，1996年生于河北承德，现居上海。法学生，作词人，前影视记者，舞蹈教练，业余写作。已出版《月燃》《山宇河宙》。作品见于《当代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青年作家》《西湖》《西部》等刊物。

从记事起，我总是在见到水的时候失去安全感。那些湖与海，在父母带我旅行时，伴游的向导经常带着善意强行逼我面对它们。和其他孩子去玩呀！所有人经常用类似的话语催促我，好像和其他孩子一起去往水域，在盛夏被浅浅的浪花拍打脚背，是对于童真而言天经地义的必修课，不戏水就不是儿童似的。

而我总是在面对这种催促时，穿着每一年根据我身高变化新买的泳装——要么是裙装，要么是连体泳裤，呆呆地望着那些气势磅礴的液体一动不动，陷入恐惧带来的安静。尽管他们常安慰我说，放心，我们看着你呢，而且这里是安全区呀，但我还是无动于衷。面对湖与海，甚至泳池，我总觉得那些水会淹没我的头顶，然后无孔不入地填满我的五官，所以在许多个暑假，我日复一日地穿着各色泳装，就像穿着日常的连体裤那样，躲在巨大的太阳伞下，看着远处的朋友们嬉戏，直到父母或老师叫我们回去吃饭。

直到十二岁那年，在夏天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新朋友。她是我们的中小学游泳冠军——这从她超短的头发可以看得出，像个假小子似的，据说是方便戴泳帽。她总是穿着

不同颜色相同款式的赛级泳装，在夏令营里不停地游泳，很少和我们一起玩。我和朋友们暗地里讨论过她，学画画的朋友A觉得她脚上一定有天然的蹼，像许多能在水里游的动物那样，五个脚趾无法分开，拿过奥数奖牌的朋友B则推着眼镜说，她每天这样游泳，一定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但是父亲告诉我，与其和他人讨论一个你好奇的陌生人，不如到面前真的去看看她本人到底是怎样的。

于是在十二岁那个小学毕业的暑假，我第一次在夏令营里走到了泳池边缘。我假装在玩水，却只敢坐在泳池边缘，把双脚轻轻放在水中拍打。泳池边缘的瓷砖被太阳烤得烫极了，我感觉我像一枚铁板烧上并不常见的食材，随时要熟了。正当我分神时，一双手抓住了我的脚，我惊叫起来，但是那双手没有将我拉向水中，而是就着我的脚和浮力钻了出来，和泳帽极为贴合的脑袋冒出水面，就是那位游泳冠军。她摘下泳镜，吐了一口气，朝着我笑嘻嘻地说，怎么，不敢下来？

是的，我不敢。这没什么好逞强的，我承认了这一点。

我看到你好多次了，每次都在长椅上躺一天。她边说着，边朝泳池边泼水，给台子降温，然后用

手一撑，钻出水面坐在我身旁。我连忙效仿，也捞起几捧水泼洒到身下，果然没那么烫了。那天我们聊了很多，从我想当作家聊到她想游进奥运，最后到底还是落在了我不敢下水这件事情上。中间我感到后背晒得有些微疼，于是我们躲到伞下，还让夏令营的老师给我们点了两杯果汁，至今我还记得她捧着橘色汁的样子，小麦色的四肢修长，偶尔抬起胳膊时，泳装的挪动会露出她被遮盖的皮肤，那大体是她原本的肤色，有些发黄的玉白色，和常露在外面的部分有明显的分割线。这种割裂感就像在夏令营提起奥运会一样毫无关联，像她突然告诉我游泳这项在我看来颇具娱乐和竞技属性的运动，其实大部分普通人学来是用于逃生自保一样，割裂且突兀，就像那天我夜里回去，被父亲发现背上晒出一道印子，像一条棕色的夏天那样印在我的脊椎上。

在那天谈话的结尾，我向这位冠军表达了我的决心：第二天下水，学习游泳。第二天我确实这么做了，只不过套着一个大大的游泳圈，带着鼻夹和耳塞，站在泳池旁迟迟不肯下水。这时，她又冒出头来，我吓得连连后退，以为她要把我拽下去，就像昨天突然拉住我的双脚那样。可是，她居然朝



何都无法记起我还有个嘴巴，导致我实操时几次差点把自己憋过去。冠军也没什么好顾及的，她从我身后抬起我的脚，强行让我漂浮起来。这可把我吓坏了，因为整个人漂浮起来后，我就没办法把头从水中顺利抬起来，于是我发了小脾气。冠军对我的小脾气严阵以待，她告诉我，如果不学会勇敢地把头扎进去，不把整个人浸在水中，就永远没办法学会游泳。

但是学不会又能怎么样呢？我这辈子也不会

遇到水患，如果遇到的是海啸，游泳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？我反驳她。反驳她的时侯，我的手还紧紧抓着游泳圈。

然后这位冠军生气了，她一脚把我的游泳圈踢飞，把泳帽一把扯下来，两手一撑上了岸，对着在水里把着泳池边缘不安的我说，这样下去你永远学不会游泳！

那天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她了，夏令营还没结束，她就去了有体育培训的中学提前开学，去那里上学并且游到奥运是她的目标。而我在余额不多的暑假里，开始为被她踢飞的游泳圈反复感到忧伤，游泳不是我的目标，我甚至不用因为是否学会游泳而感到压力，但我心里莫名觉得我应该学会，再不学会，下一个夏天我还是会像每一个夏天一样，无法进入水中。

于是我拜托父母给我请了夏令营的私教，这次我学到第三天还没学会，怎么都不想去了。我怕水，讨厌憋气、蹬腿、大口呼吸时，嘴巴上沾着游泳池消毒水味的水。我说我觉得自己学不会也不想学，我浮不起来。

父亲说，你再去一天，这一天如果学不会，就不用再去了。

那晚我拨通了冠军的电话，她好像已经不记得我们分别时的争执与彼此发过的脾气。听说我在学游泳，她开心地告诉我说，要送个泳帽给我，她刚好有个全新的泳帽，留在夏令营老师那里。

于是第四天，我轻松而开心地进入了泳池，那是那一天，我学会了游泳，从此不再怕水。我原凉了水，水也原凉了我。